

零點零零二個字

八十年前，重慶《大公報》刊登了記者張高峰的長篇通訊《豫災實錄》，向外界披露了河南旱災的慘狀。《大公報》還配發了時任總編輯王芸生撰寫的社評《看重慶，念中原》。這組秉持公器良知的報道，換來了停刊三日的懲罰，但卻為《大公報》贏得了讀者的更多尊重。

多年後，河南作家劉震雲創作了中篇調查體小說《溫故一九四二》，並據此改編為電影《一九四二》，重新為後人打撈起這段蒼涼的往事。在小說中，劉震雲曾算過一道題，他寫道：「張高峰……這篇稿子共六千字左右。沒想到這六千字的文章，竟在偌大一個中國引起麻煩。麻煩的根本原因，是這六千字裏寫了三千萬人的真實情況。其實三千萬人每個人的遭遇都可以寫上幾萬字、幾十萬字，他只寫了六千字，六千字除以三千萬，每人才平均零點零零二個字，這接近於零，等於沒寫。」

越看似輕描淡寫，卻越是無比沉重。如今人們常說的一句話是：「時代的一粒沙，落在一個人身上就是一座山。」其實，更讓人無奈無力的就是，一座座山加起來，到頭來卻不過是一粒沙，在歷史上的長河裏隨波逐流，甚至杳無痕跡。

白居易那首：「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何嘗不是詩詞版的《看長安，念江南》。至於「是歲，大饑」之類的記載，在浩如煙海的史書、地方志中，幾乎年年都有。成千上萬的餓殍遍野、泣血哭喊，只濃縮於紙張上的幾個字。

但正是這些文字，為後世留下了打撈、銘記、反思歷史的寶貴線索。「這個世界上沒有新聞，只有不為人知的歷史。」從歷史的餘燼中，翻騰出這些悲涼的嘆息，正是為了讓更多的人知曉，避免類似「新聞」的重演。這就是筆錄歷史的意義。



聽說杭州西站樞紐設置了文物考古展廳，成為全國高鐵樞紐中的首創。下次去杭州時，定要去看看，哪怕不為乘車，只是感受文物在身邊的氛圍。報道中說，展出文物絕大多數為李家塘遺址出土。李家塘是以東晉至隋唐時期為主體的平民聚落。那麼，在這些文物中，我們應該看不到「亮瞎凡人眼」的皇族首飾，也看不到霸氣殘存的石雕。李家塘平民的生活，想必滿是煙火和喧鬧，卻沒有在文獻中留下絲毫蹤跡。不過，借由這些碗罐壺缸，我們可以遙想先民的悲歡，體會時間的腳步。

在近日無錫馬拉松上，中國選手何傑和楊紹輝分別以兩小時七分三十秒和兩小時七分四十九秒的成績，打破塵封了十五年的男子馬拉松全國紀錄。我作為一個跑步愛好者拍手稱快，從三年前為舒緩肩頸酸痛在一個大學操場邁開腿算起，現在手機跑步軟件顯示，我的跑量也已累計兩千四百公里。

三年時間裏跑兩千四百公里，在距離上，從北京可以到達香港了。但是與資深跑友相比，這只能算是菜鳥、「跑渣」級別，看跑步大神在朋友圈晒數據，動不動一口氣就來個半馬（約二十一公里），月跑量三百公里、年跑量三

「楊家將演義」乃是戲曲舞台傳奇故事，不同地方戲種都有其戲碼，京劇更是標誌性的劇目，歷演不衰，深受觀眾愛戴。粵劇方面，古腔戲《六郎罪子》及尤聲普開山戲寶《佘太君掛帥》較為戲迷熟悉，另外多個不同版本的《穆桂英》亦是武旦必演劇目。最近我欣賞了一齣《胭脂楊文廣》，雖然仍是傳統楊家將故事，但卻是一齣在香港粵劇舞台較新鮮的劇目。泥印劇本出自名家李少芸手筆，行文流暢，配詞恰當，並不刻意運用華麗詞藻，劇情有別「鴛

曲，以及《卡門》組曲。封套採用了梵·高名作《有柏樹的麥田》。在從聖雷米精神病院接受治療出院一個月後，梵·高在給弟弟提奧的信中談到了對柏樹主題的創作熱情：「柏樹依舊令我着迷，我想畫點什麼，就像創作畫布上的向日葵一樣，因為令我驚訝的是至今還沒有人像我看到的那樣去描繪它們。柏樹的線條和比例就像埃及方尖碑一樣美麗。綠色則有着如此傑出的品質。這是沐浴在陽光的風景中的一片黑暗地帶。」天地間一分為二的對稱布局、淡藍色波浪狀的天空、金燦燦的麥田、頂天立地如方尖碑一般的柏樹……畫作最終呈現出的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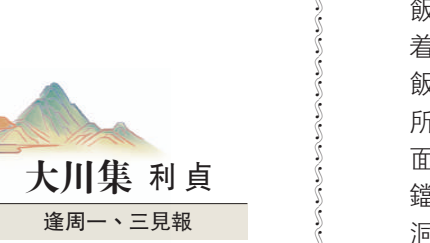
條和用色都反映出梵·高在落實對弟弟信中所說的腦中畫面。畫家最具代表性的帶有體積感的粗獷筆觸在作品中一覽無餘，畫中淺藍、淡綠、金黃等淡雅色調的組合還巧妙地讓深綠色的柏樹跳脫出來。梵·高在短暫人生的末尾共完成了三幅構圖和色彩幾乎完全一致的柏樹主題創作。這幅被用作專輯封套的作品乃是畫家病情復發後被限制在精神病院房間內所完成的第二版，也是他本人最滿意的最終版本。

「碟中畫」《阿萊城姑娘》&《卡門》組曲／《有柏樹的麥田》

我終於學會了說謊的技巧。當我接到吃飯的邀約，本能地說「不了」，再略遲鈍片刻，輕輕回覆三個字「不舒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會回覆幾個誇張的表情，然後跟上兩三句熱情洋溢的話：「生病了？多喝水！」「啊？沒事吧！」這時的我，會笑得很天真。

兒時，看到不愛讀書的同學，每到晨讀後交家庭作業，便開始絞盡腦汁編造藉口蒙騙老師，我也會這樣天真地笑，開始是笑同學們編的理由太離譜，後來是笑老師竟然那麼容易就相信了。如今，我便明白，老師哪裏是真的相信，只不過不戳穿而已。

約飯和拒絕飯約本身都不需要太繁複的理由，但人性在這一來一往中淋漓盡致。有的人並不是誠心約飯，只是想佔便宜，且口口聲聲地打着好久沒見的旗號，他從不肯主動付飯錢，亦不願AA，幾年如一日的理所應當；有的人只不過想借你撐個場面，你去了就如同馬蹄上的那個鈴鐺，說一些言不由衷的溢美之詞，空洞得不知所云。當然，也不排除有的



考古在身邊

這也讓我想起北京城裏類似的文物陳列。從地鐵王府井站下車，無需走到地面，就會看到一座規模不大的人類文化遺址博物館。這片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發現於一九九六年。地面上是繁華熱鬧的王府井大街，穿紅着綠的現代北京人在此享受着現代商業帶來的歡愉，走到地下又可領略遠古時期鳥獸騰躍、古老「北京人」狩獵生息的場景。我想，比起參觀一家僻冷的博物館，歲月的堆積、文化的層累，在這裏體現得更加充分。

而在奧森公園裏，還有一片「朝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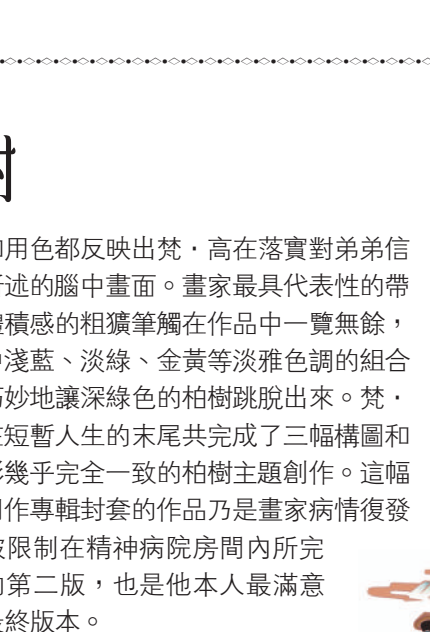
成了記憶的結點。

在文學領域，喜歡跑步的作家也不少。有名的是村上春樹「把跑步當成像刷牙一樣的必做之事來每天堅持」，而《小婦人》作者路易莎·梅·奧爾科特讓小說女主人公和她一樣喜歡肆意奔跑。內地作家裏，劉震雲自十五歲開始堅持跑步至今，李敬澤透露他喜歡在陌生城市的深夜跑上一段，馮唐更是說跑步救過他三次命，讓他不再是「藥罐子」，能吃能睡。

關於跑步，還有一個現象可能顛覆圈外人的認知。根據二〇一九的中國馬拉松大數據分析報告，無論是全馬還是

花，可說是本劇的亮點。劉惠鳴是次其實只是偽裝成花旦，並非真正「反串」，表演重點在於如何拿捏生與旦之間的細緻演技技巧，從而博取觀眾欣賞。在頭場亮相，劉惠鳴能夠呈現生角的英姿和旦角的美態，亦能以子喉演唱，成功獲得了觀眾掌聲。

劉惠鳴乃是香港粵劇界的「中生代」演員，自青年時期開始習藝，專攻文武生，平喉穩實，唱腔響亮，扮相俊朗，受到普羅戲迷歡迎。除了演出傳統劇目，劉惠鳴亦支持創新並製作新劇。



說謊

人是真的寂寞了會想到你，約你出來敘敘舊，費用也是各自承擔，可是，這樣的人倘若不是「有趣的靈魂」，我又為何一定要被動地虛度時光呢？所以，我開始拒絕。但太直接實在不禮貌。我開始做兒時不願意戳破學生謊言的那個老師，看約飯的人和所謂的朋友盡情地表演。然後用一句「不舒服」禮貌地結束對話，收穫一份輕鬆的天真。

或許，我真的病了。之前，我只是看見名片上密密麻麻的頭銜，會感到汗毛倒豎，本能地想把超過三個頭銜的名片丟進垃圾桶；而如今，我想到很多熟悉又陌生的面孔，便開始恐懼，因為那些面孔的背後是如蜂窩煤一樣密集的心。在密集恐懼症面前，我用說謊替代了醫治，獲得片刻的真實。



官員的職級爵位，從實利角度言，這些知識如今着實無用。不過，了解它們，卻會產生感到被文化填充、與歷史握手的滿足和幸福。這應該就是身邊的考古價值所在吧。



半馬，男子和女子的平均成績較好的為四十至五十四歲的跑者，全馬平均成績最差的跑者年齡段為二十四歲以下和六十五歲以上，半馬平均成績最差的為二十五至二十九歲的跑者。看來，跑圈「破三」（三小時內跑完全馬）的大叔還真有資格對剛「破四」（四小時內跑完全馬）的年輕人說一句電視劇經典台詞：「小子，你還得練練！」



她主理的揚鳴粵劇團以小戲曲《子期與伯牙》，成功獲得近期的國家藝術基金資助，可見其努力獲得肯定。《子》劇以粵劇作為定位，舞台布景採用立體燈光投影，藉此讓年輕觀眾得到嶄新感受。希望《子》劇能夠培育更多年輕觀眾，為粵劇作出傳承。



如今吃的選擇太多，多到不斷地一夜爆紅，不斷地變成滄海遺珠。可有沒有哪樣食材，看似是被人遺忘，實則隱匿在各個角落，披著不同的「馬甲」闖蕩江湖呢？其實是有的，不信，你讓即食麵自己來說。

這個屬於特定時代的「物種」，似乎已經退居幕後很多年，現在的小朋友們少有關於它的記憶。但要是把八〇後、七〇後們叫醒，那即食麵就一定要跟著「復活」了。哪怕所有品類都絕跡，也仍舊有一袋「三鮮伊麵」擺在眼前，香噴噴、熱乎乎，不到一塊錢，身心滿足。

當初的它，是桌上顯眼的一個「角兒」，也是無法復刻的味覺記憶；後來成了挑燈夜讀時靈魂跟胃的雙重補給，只需幾分鐘，一碗熱湯就能喚得人重新精神抖擻，打開書，好像可以在狀元路上衝刺加速；再後來，那些讀書人走入社會，沒有誰會專門把它買回家，隨着油炸、不健康等標籤刺激眼球，即食麵好像變成了一份「飲食禁忌」，吃的人心大、膽大、命也大，不到萬不得已，誰要泡它？

可這股味道，就像被埋在歲月角落裏的舊日曆，偶爾一陣風吹來，還是會吹得人心裏癢癢，吹到往昔重現光芒。如果泡麵也有「原味」，那不用說，就是三鮮伊麵的味。沒有油膩的醬包和獵奇的口味，只一包油和一袋乾蔥，就能在「舒適區」裏無腦享受。所幸，作為即食麵界的「活化石」，三鮮伊麵至今都在。外賣中的麻辣燙、麻辣拌、麻辣香鍋，當五花八門的肉和菜「天下共融」時，務必得有一份即食麵來鎮場；再高貴的火鍋、打邊爐，也得有份即食麵收尾，這是給碳水的交代，也是吃的人心照不宣的儀式感。我們一直沒有丟掉這袋麵，只是以不同形式跟它重逢，還有那褪了色卻帶着甜的，舊時光。



阿萊城麥田中的柏樹

明天是享譽世界的荷蘭後印象派畫家文森特·梵·高誕辰一百七十周年紀念。在古典音樂作品中，有多個收錄喬治·比才名曲《阿萊城姑娘》的唱片版本是以梵·高名作用於封面的。究其原因，畫家曾於一八八八年二月至一八九九年五月在被他視為「心中日本」的法國阿爾勒小城居住，而比才名曲中的阿萊城和阿爾勒乃是同一座城市，只是譯法不同。本周應景地推薦一張以梵·高畫作為封面的名版唱片，由美國Angel廠牌於一九五九年發行，「指揮帝王」赫伯特·馮·卡拉揚執棒倫敦愛樂管弦樂團演繹的三首比才名曲：第一號和第二號《阿萊城姑娘》組

AI繪畫初體驗

「畫一隻可愛的紅色兔子，手中拿着一把槍。」

「科幻風科學實驗室，幾位研究員身穿防護服在工作。」

「一個站在海旁的消防員盯着大海出神。周圍的光影自然安詳，陰影柔和，色調溫暖，勾勒出海灘日落之美。」

上面這些，都是在AI繪畫平台上，來自世界各地的網友們給AI繪畫程序下的命令。我也嘗試了一下——毋須任何編碼的輸入，只需要在聊天頻道裏，將自己想要的畫面用語言描述出來，AI在幾秒鐘的運算之後就可以提供四張樣稿。相信對於任何一個此前沒有接觸過AI繪畫程序的人而言，眼前的這四張樣稿，無論準確度、藝術性以及創造性足以讓人嘆為觀止，而且這還只是個開始。因為語言的描述總不會盡善盡美，AI對於複雜的自然語言的理解也常常會出現一些偏差，所以這四張圖往往會在細節上有一些不同，你可以在四張圖中選擇最合適的那一張，進行進一步的細化調

